

欽定宋書

卷之十
一六六五

宋書卷五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祕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琅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

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第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

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婚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能爲祕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

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
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瞻字
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
清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
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
瞻至性咸納屢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
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
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
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
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立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

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

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

荒饑荐及飢寒未振寔此之由公旣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田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
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
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
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
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
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愼顯而輕昧忽遠
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
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
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
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
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立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
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
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
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
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
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
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

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宋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寔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旣貴蠶業者滋雖懃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

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襦褌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絲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勲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旣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

適口之外皆爲說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單
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
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
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
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
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
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美之
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
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
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

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
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
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
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
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
皆縛取臣勅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
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策馬子頓伏不能
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
尚書令臣美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美之不禁或
云美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旣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

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美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美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美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美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美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